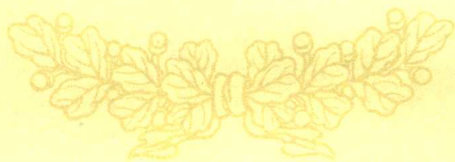


從中共七屆四中全會 的公報中學習些什麼



中國青年出版社

從中共七屆四中全會 的公報中學習些什麼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590 文教 59

從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公報中學習些什麼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編輯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舍堂14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3 1/8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數 71,000

印數 1—25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5號

定價 3,100 元

目次

過渡時期和階級鬥爭·····	吳江一
我們應該從七屆四中全會的公報中學習些什麼？·····	許邦儀三四
貫徹總路綫必須堅持黨的統一領導的原則·····	許邦儀三三
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	楊獻珍三
人民羣衆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孫定國四二
驕傲情緒的思想根源·····	楊耳五
工人階級政黨內爲什麼會出現個人主義野心家·····	馮定六
加強黨員的紀律教育·····	洪禹七
共產黨員必須提高革命警惕性·····	許邦儀八
附 錄	
黨的領導是青年力量的源泉·····	吳江九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三周年	

過渡時期和階級鬥爭

一 過渡時期是一個極複雜極尖銳的階級鬥爭的時期

我國過渡時期的任務，就是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條件下，逐步地限制、改造各種非社會主義因素，發展社會主義因素，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使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成為社會生產關係的唯一的、無所不包的形式。過渡時期就是要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就是社會主義因素和資本主義因素相互鬥爭和社會主義因素逐漸取得勝利的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着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基本結束和中國革命第二階段的開始。從那時起，我國已進入過渡時期。現在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革命即社會主義改造的階段。如果說在第一階段所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僅僅是使我們向社會主義即消滅剝削、消滅階級的任務接近一步，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那末，現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則已把消滅剝削、消滅階級的任務提到我們的面前了。要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就是要從根本上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堵死和消滅階級首先是資本藉以產生的一切孔道，最後造成直接消滅階級的生產條件和分配條件」^①，這是一個比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更深刻更廣泛的革命。

① 斯大林：「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九卷，第二二頁。

命。既然如此，這就不能不引起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動，那些將被消滅的階級決不會沒有反抗，那些已經被打倒的階級決不會甘心於自己的死亡，必然要作更加瘋狂的掙扎。同時，所有這些將被消滅和已被打倒的階級的反抗和掙扎，並不是在與外界隔絕的條件下進行的。資本主義的包圍不僅僅是軍事的，而且首先是政治的。國內的堅決的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力求捲土重來的外國帝國主義互相勾結起來，利用每一個機會來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企圖使我們的事業歸於失敗，使反動統治在中國復辟。所有上述種種，結果不能不引起極複雜極尖銳的階級鬥爭。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我們：作為衰朽的生產關係的保持者的剝削階級，決不會自願地退出歷史舞台。在工人階級取得政權以後的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中，階級鬥爭並不消失，只是改變了它的形式，並且在許多方面變得更加複雜起來。蘇聯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鬥爭的經驗，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和我國這幾年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經驗，都毫無例外地證實了這一點。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去的條件下，沒有也不可能有一件比較重大的政治或經濟事件不反映出城市中或農村中階級鬥爭的存在，以及這種鬥爭在各方面的激化。一切剝削階級不經過鬥爭就自然而然地生長進社會主義社會的神話，是根本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二 人民民主專政在階級鬥爭中的作用

「一切革命底根本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①這說明政權對於工人階級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奪取政權並不是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最終目的。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是爲了以政權作爲

武器，達到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目的。我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後建立起來的爲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就是這樣一種性質的政權。由於有了這個政權，就使得我們有了條件能夠採取從上而下的形式，逐步發展社會主義成分和逐步改造非社會主義成分。人民民主專政按其歷史作用說來，無疑是我國工人階級藉以進行階級鬥爭和消滅階級的武器。

「我國的工人階級已經掌握了強大的國家機器，資產階級參加了政府，革命可以從上而地下發展，因此階級鬥爭已經不存在或不重要了。」這種觀點正確不正確呢？當然是完全不正確的。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企圖以一國家是階級矛盾調和的機關——這樣荒謬的公式，來代替「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這個著名的唯一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公式。當然任何人都知道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上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認真地思索過這個國家在我國階級鬥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而這一點恰巧是最重要的。工人階級奪取國家政權，不僅不表示階級鬥爭的削弱，相反，當工人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這個最重要的東西，階級鬥爭才被提升到更高的階段。列寧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這一綱領性的論文中曾指出：「無產階級爲要把消滅階級這事業貫徹到底，就應當利用國家政權機關來繼續進行自己的階級鬥爭」。「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連民主制也過渡到嶄新的階段，階級鬥爭也提升到更高的階段」^①。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也指出：「帝

① 列寧：「論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卷，第二三頁。

② 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五、一四頁。

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①。由此可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之後，任務是運用國家這一武器加強對於階級鬥爭的指導，藉以創造消滅剝削、消滅階級的條件，而不是也不應該是削弱階級鬥爭或把階級鬥爭看成是退居次要地位的東西。

在我們的國家中，承認人民民主專政、承認工人階級對於國家的絕對的政治領導權，必得承認階級鬥爭。因為人民民主專政和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正是階級鬥爭的表現和結果；而國家的日常政策也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爲着達到消滅階級和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而採取的方法和手段。因此，不能認爲工人階級掌握了強大的國家機器或實現了對於國家的絕對政治領導，階級鬥爭就不再存在，或者階級鬥爭已被另一種超階級的什麼鬥爭（例如超階級的新舊鬥爭之類的東西）所代替。也不能把工人階級爲了社會主義的目的而採取的和資產階級聯合的政策，看作是階級鬥爭削弱或這種鬥爭已退居次要地位的表現。依據中國階級關係和對外關係的特殊條件和由這種條件所產生的階級鬥爭的特殊規律，中國工人階級在現階段對資產階級採取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這種政策在經濟上具體化爲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在政治上則作爲加強完成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和反對國內外敵人的鬥爭的力量的一種重要方法，目的就是爲了將階級鬥爭進行到底，而不是爲了削弱或調和階級鬥爭。有人把國家爲了社會主義的目的而對各階級的利益採取某些調整的措施和所謂「階級調和」

論混爲一談，把國家有關這方面的政策曲解爲「階級調和」的政策，顯然是極端錯誤的。

三 貫徹總路綫，必須加強階級鬥爭的觀點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爲我們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這其中包含着極複雜極尖銳的鬥爭。過去四年來的經驗已經證明，今後的經驗更將繼續證明：要貫徹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在幹部的思想中如果沒有明確的階級鬥爭觀點，那是完全不行的。

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過渡時期總路綫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領導力量和決定力量，也是人民民主專政爲着達到消滅階級和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而採取的主要方法和手段。斯大林曾說：「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隨便一種什麼工業化。我們所需要的工業化，乃是保證社會主義形式的工業對小商品形式的，尤其是對資本主義形式的工業所佔的優勢愈益提高的工業化。我國工業化的特點，就在於它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是能保證工業中的公營部分戰勝私人經營部分即戰勝小商品經濟部分和資本主義部分的工業化。」^①又說：「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每個前進步驟，每個新工廠，按照列寧說法，都是工人階級底『新要塞』，足以加強它在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鬥爭中，在反對我國經濟裏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中的陣地」^②。這對我國也是適合的。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本身就是與階級鬥爭相聯系的，

①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高級組第三冊，第一〇二——一〇三頁。

因爲工業化的每一個進展，特別是重工業的進展，不能不引起社會經濟關係、國內階級關係和階級力量對比的根本變動，不能不使那些已被打倒和將被消滅的階級的社會基礎日益縮小。這樣的工業化事業自然不能不反映階級鬥爭的存在及其日益展開。不能說，一切階級敵人、反革命分子、祖國叛徒、外國帝國主義派遣的間諜、暗害者、破壞者、殺人兇手等等東西，對於破壞我們國家的這個偉大事業的用心會比其他方面更少些或不惡毒些。蘇聯工業化時期揭發了沙赫特暗害事件，斯大林就此向國民經濟各部門敲起政治警鐘，指出這是「布爾什維克沒有權利忘記的很重要的事實」。我國工業化戰綫上所已經碰到的若干事件，也已經足夠引起我們的警惕，足夠使我們相信我們決不能忘記階級鬥爭這樣一件極爲重要的事實。有些人或者根本不顧到這一重要事實，或者在經濟上一有勝利就表現自滿自足，政治上漫不經心，不注重提高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覺悟，不注重黨的政治思想領導，甚至宣稱「政治報告不能解決技術問題」而拒黨的政治思想領導於經濟工作的大門之外，在他們看起來，好像經濟工作的勝利，可以完完全全不依靠於黨的政治領導與思想領導，不依靠於階級鬥爭的勝利而獲得，顯然，這是十分錯誤的。這裏應該記住斯大林這樣一段話：如果事情真是這樣，那末經濟勝利就會是建築在沙岸上的東西，並難免會給我們國家帶來「陰暗的方面」。

我們國家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即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限制資本主義工商業不利於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無疑是反映過渡時期內階級鬥爭的存在及其所採取的新的形

式。列寧指出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之一的「租讓制也是一種鬥爭，是階級鬥爭另一形式底繼續，而決不是用階級和平來代替階級鬥爭」^①。這一句話的精神也同樣適用於我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

有人以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既然承認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資本主義工商業既然有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我國既然能夠通過和平的道路消滅剝削，那末，在我國，階級鬥爭的概念應當以階級和平的概念來代替。這種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中國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有其特殊的方面，這當然是對的，由於各個國家的不同的經濟情況和政治情況，由於各個民族歷史發展的不同特點，各國階級鬥爭形勢必然各有其特點，但這些特點決不取消階級鬥爭的普遍規律。決不能說在我國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不存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在我國不但客觀上存在，而且這種鬥爭正在各方面發展，社會主義因素和資本主義因素之間的矛盾已成為國內生活的主要矛盾。

在「五反」運動之前，不法資產階級分子曾濫施「五毒」，曾向工人階級舉行猖狂的進攻，因此，人民政府才不得不發動「五反」鬥爭。「五反」以後，雖然資產階級中的許多人看到了國家的大勢所趨，願意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但仍然有相當一部分不明大義的資產階級分子，繼續幹着危害國家公共利益、擾亂國家經濟秩序、破壞國家經濟計劃的非法活動，他們重施「五毒」，抽逃、浪費資金，腐蝕職工，抗拒國家的加工訂貨，破壞公私合營，竟至有

① 列寧：「論糧食稅」，「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卷，第八六二頁。

意破壞生產設備。更值得注意的是，極少數的不法資本家，不僅在經濟上反抗國家的限制和改造，而且已發展到進行政治性的破壞活動。所有這一切事實當然不是說明別的，而是說明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不但存在，而且日益複雜化。所謂通過和平的道路消滅剝削，只是說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或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不是經過推翻現存政權和建立新政權來實現，而是由已經建立的、在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國家政權從上而下地領導，並取得廣大人民羣衆首先是工農羣衆從下而上的直接支持來實現的，是採取逐步過渡的辦法，而不是採取一下子剝奪的辦法。在這種條件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將主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來進行，國家資本主義是國家對資本主義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統一。通過和平道路消滅剝削，只是說明鬥爭的方式可能是和平的，而不是說明鬥爭不存在或不嚴重。

當然，現在在這樣的問題上特別注意到階級鬥爭存在的事實，並不是也不應該是意味着可以去助長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急躁冒進情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僅限於一般地承認階級鬥爭，一般地向被剝削羣衆灌輸階級鬥爭的意識，而且還必須進一步根據階級關係的具體發展，去尋找具體處理階級鬥爭的政策。勞資間的鬥爭是絕對的，但鬥爭的形式和方法，則因時、因地、因條件而異。這就是說，鬥爭並不是蠻幹，而必須按照正確的適當的政策辦事。在目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依然存在兩面性（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的條件下，我們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只能是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只能是利用、限制和改造。在實現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的過程中，應當繼續加強對資產階級中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並按照國家計劃發展生產的進步分子的團結，繼續保持對資產

階級中一切愛國守法分子的聯合，加強對他們的愛國主義的教育和國家政策的教育，同時必須克服資本家必然會採取的各種形式的反抗，以保障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順利進行。這是目前唯一對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的鬥爭有利的政策。現在來提出階級鬥爭這一根本事實，主要是爲了說明：無視階級鬥爭存在的事實，在實際工作中將政策觀點和階級鬥爭的觀點機械割裂開來，不了解又聯合又鬥爭的辯證關係，就不可能在實際工作中全面地正確地執行黨和國家的政策，保障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順利進行。並且，這樣難免會對「階級和平論」等錯誤論調喪失識別和批駁能力。什麼是「階級和平論」的真實目的呢？這種錯誤論調的真實目的不是別的，只不過是使客觀存在的階級鬥爭的發展轉換一個方向，即從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方向轉換到有利於資本主義的方向。正因如此，所以在目前來注意並且警惕這件事實是完全必要的。

黨在農村中關於依靠貧農（包括新中農在內）、鞏固地團結中農，逐步發展互助合作，逐步地由限制富農剝削到最後消滅富農剝削——這一系列的政策，同樣是反映農村中階級鬥爭的存在，並且是目前階段處理這一鬥爭的唯一正確的方法。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每一個步驟，農村中社會主義成分的增長，必然引起農村資本主義成分的抵抗，必然加劇農村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發展道路的鬥爭，這種鬥爭就是階級鬥爭，就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鬥爭。

●貧農是農村的半無產者，他們和工人階級的利益是最接近的，是社會主義在農村的可靠的支柱。因此，工人階級在農村中必須依靠貧農的力量，必須確認貧農在互助合作運動中的核心作用。有人以爲貧農人數少（其實貧農部分應當包括新中農，人數是並不少的），生產

資料不足，因而在互助合作運動中，不顧理諒貧農，不認為貧農是必須依靠的力量，甚至盲目排斥貧困戶，而對富農鑽入互助合作組織中來進行搗亂活動一事却熟視無睹。這種對貧農缺乏感情而對富農喪失警惕的觀點，當然不是工人階級的立場，是必須拋棄的。中農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不免表現一些動搖遲疑的態度，但我們對中農的關係決不允許採取強迫的方式，而只能採取教育說服的方式，達到和他們親密的團結。農村中階級鬥爭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於要以兄弟態度吸引中農離開富農，與貧農結成鞏固的聯盟，只有這樣才能孤立富農並最後戰勝它。若錯誤地對中農採取強迫的方式，那只能使農村中的階級鬥爭有利於富農，使社會主義在農村中遭受挫折。所以如何正確對待中農的問題，乃是農村中階級鬥爭成敗所繫的問題，也是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成敗所繫的問題。對於富農的鬥爭，則是另外一種性質。富農這一農村的資產階級將來要被消滅，但目前我們對富農的鬥爭是採取限制的辦法而不採取立刻消滅的辦法，這是由於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事業還才開始進行，農業生產還落後，個體經濟大量存在，農民還不可能普遍接受集體化的生產方式等等條件所決定的。這些條件同樣決定限制富農所應採取的主要方法是逐步發展互助合作，其他一切方法必須適應於這個主要方法。限制富農，就是在目前逐步地日益縮小富農的剝削陣地（如放高利貸、經營商業投機、剝削僱傭勞動等），以至在將來達到逐步地消滅富農。

四 學習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的文件，向一切不利於黨的團結的現象作鬥爭

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複雜化反映在各個方面，當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產

黨的黨內生活中來。斯大林說：「我們黨並不是在真空中生存和行動。它是在實際生活本身中間生存和行動，受着周圍環境影響的。而我們的環境，如衆週知是由各種不同的階級和社會集團構成的。我們對資本主義成分舉行了擴展的進攻，我們遠遠推進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擴展了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建設。但是，這種現象是不能不使各個剝削階級受到損傷的。……顯然，這一切都不能不使階級鬥爭加厲起來，不能不使沒落階級反抗蘇維埃政權政策的行動加厲起來。若以爲這些階級的反抗不會在我黨隊伍裏得到某種反映，那就可笑。」^①我們黨由於現在還採取着和資產階級聯合的政策，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還佔着多數，而且我們的黨員人數很多，黨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還不高，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尖銳性和複雜性無疑地會反映到我們黨內來。

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是多種多樣的。這種反映，不僅表現在資產階級的思想、習慣和情緒往往通過某些和資產階級有一定聯系的成分和不堅定的分子滲透到我們黨內來，使卑鄙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在黨內增長其腐蝕作用，使黨內一部分人的驕傲情緒、分散主義、漠視紀律、個人崇拜、計較個人名利地位等等東西發展起來，因而嚴重地損害黨的團結和削弱黨的戰鬥力；而且還表現在帝國主義者和堅決抵抗社會主義改造的資產階級分子必然要利用我們黨的隊伍的薄弱部分，利用我們隊伍中的某些分歧，利用我們隊伍中的不忠實、不穩定以至別有用心分子，來在我們黨內製造分裂，製造派別活動，尋求和培植他們的代理人，以

①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高級組第三冊，第一七八頁。

破壞我們黨的團結，達到他們從內部奪取堡壘的目的。在歷史上，蘇聯共產黨內出過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最近還出過貝利亞；在中國共產黨內出過陳獨秀和張國燾；在有的人民民主國家的共產黨內部也出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代理人。這樣的事情，以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考察，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如果敵人不想從內部來破壞我們黨，那倒是值得奇怪的事。

毛澤東同志早在「矛盾論」中便指出：作為階級鬥爭的反映的黨內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鬥爭，有些在開始的時候，或在個別的問題上，並不一定馬上表現為對抗性的，但跟着階級鬥爭的發展，這種鬥爭也就可能發展成為對抗性的。這就是說，當階級鬥爭激化的時候，黨內的各種錯誤思想特別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如不及時克服，各種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傾向如不及時糾正，而任其發展下去，就容易使敵人在我們黨內找到他們的代理人，而使黨處於極端危險的境地。

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特別注意到過渡時期階級鬥爭在我們黨內的反映，並為此而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無疑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歷史意義。因為既然黨的團結，工人階級的團結，勞動人民的團結，全國人民的團結，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基本條件，那末敵人也就不會不從破壞黨的團結下手。用增強黨的團結的實際行動來答覆敵人的陰謀，乃是階級鬥爭日益尖銳化的條件下為發展革命事業所應當採取的極端重要的手段之一。

我們從階級鬥爭存在和日益發展的種種事實中，可以看出正是在目前時期，以階級鬥爭的現實和歷史的教訓來提高全體黨員和全體勞動人民的革命警惕性，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

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把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頭腦武裝起來，使之完全站在工人階級的和黨的政策立場上，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觀察和處理一切問題，反對政治上漫不經心的現象，向一切違反黨的總路線的「左」或右的錯誤傾向作鬥爭，向企圖破壞黨的團結的敵人作鬥爭，向一切不利於黨的團結的現象作鬥爭。這一切在目前就顯得特別重要和迫切。

從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的文件中，我們認識到加強黨的政治思想領導這一任務的極端重要性。黨的政治思想領導是一切工作的靈魂。但黨的政治思想領導的這種作用，只有當它真能夠把一切幹部的頭腦用階級鬥爭的觀點武裝起來，剷除萬事大吉的精神，並能使幹部從具體分析各個時期階級鬥爭發展的情況和具體找尋處理問題的方法來領會黨的政策的精神，從而自覺地正確地掌握和執行政策，才能夠充分地發揮其威力。過去在若干工作環節上，在一部分幹部中表現階級鬥爭觀點的模糊，在政治上漫不經心，或在鬥爭中忽一左一忽右的現象，反映了在這些地方黨的政治思想領導還沒有真正在實際工作中起到它的應有的作用，更談不到充分發揮其威力了。因此，問題是要確實把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強起來，消除過去若干環節上的薄弱狀態，只有這樣才能說得上勝利地組織與領導當前鬥爭，使鬥爭向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最後使社會主義獲得徹底的勝利。

（原載一九五四年第六期「學習」，作者在個別文字上略有修補）